

正集

卷二



830296

望溪先生文集卷三

論說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爲周公也。明維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眾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爲僞，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君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望溪先生文集卷三 論說 一

云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平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怒，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皐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衮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祭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

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驚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大嶽之裔，貴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

望溪先生文集

卷三

論說

二

以延其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短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尙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

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憚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閒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在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

聖溪先生文集

卷三

論說

三

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

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子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曰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間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已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望溪先生文集卷三論說四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詭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大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四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及亦長保蜀漢可也

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權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給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

望溪先生文集

卷三

論說

五

國殄身者眾矣。平勃之事。奮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尙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

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留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

望溪先生文集

卷三

論說

六

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秀擅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况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卽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慚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不炎之篡也其基厚年盛強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

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卽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望溪先生文集卷三論說七。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斫死而

不誅其司馬嚳戾先儒病焉不知媾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媾誅嚳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國人桀卜嚳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嚳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媾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罔超然望溪先生文集卷三論說

八

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政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方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許之則恠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其在也宋元兇劾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劾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

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春有犬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望溪先生文集卷三論說九

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弒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向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

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百十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
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
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
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
然其閒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
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求其民大懼其失所
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
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
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

望溪先生文集

卷三

論說

十

而不審者十之三眾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
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
蓋仁義之過中者爾眾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
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
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眾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
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眾人之於大
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
賢視過之小猶眾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
人視惡之大猶眾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
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旣污且毀則不復惜之
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大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匯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望溪先生文集卷三論說

十一

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春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粵孽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隕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映一明矣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爲伏羲所作後天圖爲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翔作其理固不可廢况與說卦

合哉。然必謂義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鑿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諡法

諡之作也。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遂古帝者之號多不知其義所取。烈山氏始爲農師而民神之。故因而號焉。堯舜之聖民無能名。禹平洪水相與震而驚之。故稱大焉。至於湯則或嘉其功而稱成。或象其德而稱武。此周公所以因之而作諡也。有祖而又有宗。亦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商之世嘗衰矣。至帝戊而中興。故尊之。而因以號焉。其後屢衰。武丁振而興之。功最高。故尊之。而因以號焉。漢之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

望溪先生文集

卷三 論諡

十一

祖宗諡號之義皆失矣。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二始也。諡以易名。因以爲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是再諡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一而宗無定數。以爲祖賢於宗。不知殷人宗湯周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聞湯武之賢以不稱祖而貶於稷契也。其廟別爲號。蓋緣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曰太曰世非諡也。非顯與明肅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明而繼世並稱祖。傷名愆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乃不能辨。惜夫。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郕。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泄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令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禰禩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已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已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已者於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况取諸禰禩。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怒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己之字可也。其於養已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

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翰。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局於柅。背承乎鞵。靳前而鞞後。其登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也。股蹙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極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眾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眾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駕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望溪先生文集卷三論說

十四

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償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淖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眾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
心饜也壬辰癸巳閒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
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
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
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
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
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
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 序 一

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
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
辭義之顯然者亦旣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
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
惟前之人旣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
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
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
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
旣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
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
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

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
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
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
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
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
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
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
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
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二

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
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
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
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
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
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
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
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

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三

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

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茫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附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四

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情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

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出，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皇溪先生文集

卷四 序

五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畧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徧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眾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

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賞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畧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六

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尙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畧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編歷煩劇以晉大府使眾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靡平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尙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
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
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
者益懷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
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七

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眾矣而傳經守道之儒
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
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
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
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
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
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
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
漏之中終食之頃懷懷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
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
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

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旣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陷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八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目，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

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顛眩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淺淺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麗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九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况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

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
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
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
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
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
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
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
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
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
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
中吏之仁暴污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十

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
於所聞眾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
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目
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
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
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
志者知悚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
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
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
以自播揚也。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

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甯縣事蘇君偕余入白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

旨召入南書房卽日登程吾母噉然而哭是夕下江甯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尙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

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也獄辭上蒙

恩免死繫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付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十一

祠祭田之粗具哉瀕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疎戚皆罪在大辟安知

聖祖矜憫并免放流

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啜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慙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

力之所瘳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繼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尙其世守之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眾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入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十一

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悻

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忤於祖無忤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忤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三

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特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眾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尙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

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
採木以爲輪雖敵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
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之數世則其民之
盲目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
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
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
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旣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
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
句無補之學試於粹然而決以一入無憑之見欲其無
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
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古

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眾
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
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旣
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
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尙於古
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
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
先兄素不爲時文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
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

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旣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蚤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旣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卽象八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六

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衰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台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癸至。自江西爲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畀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宿負

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堰，濶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隱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偶儻有父風，爲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闕，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閒，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七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戾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閒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一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爲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鋟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爲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爲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強而今爲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恃游好自爲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詭託以讎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爲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

而今爲此冊乃使人疑夫詒託者之皆眞乎。哭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哭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嚮，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卽取茲，所以命哭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于前，且可以辨僞於後矣。哭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夙摶於舉場，故擇義遣辭，不敢過爲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哭言歷爲戒之顛末，使報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六

其尊人故并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卽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爲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纒旬，旣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爲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樞，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旣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爲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旣死而不能忘，蓋習尙之漸，人若

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
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
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
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爲敘其大
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
奇淺深厚薄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
炫耀一時而行則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
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
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間聞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 序

九

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閒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
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
未竟者余親爲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
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爲御史
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爲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
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
則高安旣沒余亦罷官君以忼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
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爲
高安所重耳君旣削職士民醵金爲道齋三日而具送
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十二年冬海野尹元孚督學
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礪羣士余謂

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
至崑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遭瘧
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岳洞壑而疾久
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
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
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
涉月而有變欲少從谷山水閒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
遇之窮也然余戒爲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
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爲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二

集公之子耀會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
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
眾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
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
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會以書速至再三余卒無餘閒
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爲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
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繙余夙
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爲永訣矣俄而若
將遠行公使人來賸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嗚
呼豈公旣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
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

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
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
情卽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
始末俾耀曾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
言也

薦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
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
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
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
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堯然於古昔者哉卽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序

三

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
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
徧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卽不辨其
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
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餽口四方歷吳越齊
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徧
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
至晚歲乃得薦青薦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
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
冠馳騫之士而薦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

也乾隆二年杪冬余自

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酒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薦青其後薦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餒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爲而謀去家以從薦青於山中噫薦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術也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薦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王

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尙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

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異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異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異功同。恐不足以益異功。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三

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孀。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爲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怒少姬。未繩之也。而蔡人嫁之。卻鞞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

矣。李斯頌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尙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蠻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爲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爲曹氏之光榮也。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卽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千。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嫻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

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必大爲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

先帝赦除。召入

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於故相國安溪李公所及

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爲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

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望溪先生文集。卷四序

三

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爲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槩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卽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卽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

自疾也

望溪先生文集

卷四

三



望溪先生文集卷五

書後題跋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况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尙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望溪先生文集卷五書後

於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年夫
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於所習也
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况以中材處晦世而能無眩
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導民者誠畏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
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
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
尙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尙以喪食爲疑
而捷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
容貌顏色無一不遠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
望溪先生文集卷五書後
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
習焉以備他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
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卽此而在矣而自
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
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女叔以爲亡徵則言固
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
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
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
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

補本文之間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爲知者邪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三

書祭裴太常文後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案之皆有僞亂余嘗欲削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暇也韓公之文一語出則真氣動人其辭鏗冷於周人之書而秦漢閒取者僅十一焉今集中乃載祭辭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尙不爲好而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文意者他人所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姓矜爲公作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決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學者猶安於習見

而莫知別擇况聖人之經其微辭隱義辨在毫芒蔽晦於前儒承授之說而不察不著者與此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密也彼言涉於道多庸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穉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懷清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尙有町疃非望溪先生文集卷五書後四

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曉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辭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亢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晚出則辨宜及之且是書剽剝戴記諸子語甚眾而子厚第云首篇出莊子而

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謂卽子厚之所斥邪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發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聞未達則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三三然後上下安歷年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五

永既其後侵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翱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摭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旣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圖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士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笑非隱深難見而

朝乃愕然自以爲得日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裔其人微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晉儒耳食猶嚙嚙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敘無矜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邪吾觀周秦間諸子其傳顯著者尙多爲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間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望溪先生文集卷五

書後

六

語蓋當日摭拾羣言以備採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祕可心喻而不可言傳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書以秦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遷平王於洛而進其裔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

者如此則夫天造物化之網緼於無形者其盡可詰邪
余於是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
之邪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邪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爲類無疾而呻
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指若未詳也弔屈子
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病幽憤微獨東方劉王不
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邁疾罹禍殃其汎交相慰
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
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
若是而已矣知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
望溪先生文集卷五書後
七

知雄之言雖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譴張苟免未必
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爲文之意
則悖矣豈朱子惡其爲文之意於詞指遂忽焉而未暇
以詳與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而反
以蔽晦之者及得崑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正而惑之
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爲之恨子孫不
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也旣而
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見蓋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己
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名於沒世邪厥後見嘉定張樸

村叩之曰此吾鄉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
開闡茲其僅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
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眾知其非不
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爲徵則他人據而有之
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
隆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
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迹而學
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
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曰震川文爲膚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八

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
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
徇請者之意叢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
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
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
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
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
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
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
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旣竭其心力歟
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

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偵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閒謀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讖旬。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甯。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奸僉。緩餉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望溪先生文集卷五書後

九

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誅。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至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旣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况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已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優勤恭儉明察之君。嗚呼。

呼此立政所以畏憚人也

書盧象晉傳後

宜興盧豪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多端而媚嫉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勳庸出心之上必不能容卽未達之士少見鋒穎卽防其異日之難馴而豫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之詬厲絕不以繫於心卽情見勢屈而身罹禍殃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已不能爲之下而不思高陽既退邊關社稷之事已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書後

十

不能支擠忠烈者誰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亡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當是時邊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象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莊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奸憚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河延儒溫體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媚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究王誣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僂有國者可不愼乎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錢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爲橫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齟齬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遙執朝柄進退海內士大夫豈君子所爲復社始於張楊海內朋從者萬餘人楊以御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饒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橫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屹瞻亦好持清議爲之氣噴而吾友北平王崑繩惡鄒南皋主議殺熊廷弼亦謂廷儒豈知天下大計宜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士

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清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卽用其言以擠之以爲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爲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卽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其日所爲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卽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爲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嚙也三君子頗誦吾言由是倡爲是說者多病之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無日

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羣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卽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賈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遙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怒矣凡羣小所指爲誹謗以附虛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己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三誼主而外亂政涼德奸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凋盡百度皆昏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三

而國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鍼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爲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己未睢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

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

聖祖仁皇帝嘉興頒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爲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萬氏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

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既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秉謙屏呂錢之義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賈儒五藏之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三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愴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愴陰賊之臣必巧遭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莊烈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卽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命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死弁無從煽亂

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路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關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尊於姦儉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甯諸生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十四

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景取也眾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涇城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莊烈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關之跡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姦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外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姦欺庸鄙忍心之

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
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
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
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
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還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
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鑿使嗇奸
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
亡國輶迹之一變也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
宮掌固頒守政於士庶子以帥眾庶蓋惟士明於義理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五

能爲眾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未造流
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
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
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
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搢紳間者惟
睢州湯潛庵先生之母流賊破睢州罵賊賊怒支解之閩中鄭侍郎重
之父父字華振間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
若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爲顯晦
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
蜀江西寇亂至

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新昌

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
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敷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
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眶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
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爲道
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
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
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
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會
而有所興起焉。又何藉於余言？既以語之，因爲書於傳
後。」

書曹太學傳後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七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
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爲薦紳所傳
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
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畱一日爲經紀。家事
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既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
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
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傾而下
之禮俗可不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
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
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
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

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啟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爲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法專行於明其漸摩旣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鉢鉢鼎鼎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急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爲更舉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望溪先生文集卷五 書後

七

死士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

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甯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忝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盟饋以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六

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畱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况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

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墮，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眾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五

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既而晚節未路，乃有不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發於舅姑，傲很於媵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

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曰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其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便爲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康熙癸巳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修樂律麻算書凡十年始知滿洲禮俗兄弟姻親相依相恤婦人勤女職事舅姑於古禮爲近同好二三君子之家能盡爲嫡之禮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三

而乳其遺孤者曰撒克達氏禮部侍郎兼學院學士畱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盡事繼姑之禮以格於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道按察司副使赫黑之母也守爲妾之禮毋家貴盛欲奪其志獨身逃歸依其夫之養毋以育其孤無食無衣而誓死不還毋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敦青巖之兄所棄妾子羅音代之妻也盛年過禮而從夫以死者曰官爾佳氏畱侍郎從兄完顏保之妻也余嘗謂

本朝勃興眾皆以爲武威無敵於天下自君子觀之則王業之本受命之符蓋於是乎在矣乾隆九年余臥病北山故人子吳殷南至自吳門致太守雅公兄子隆德

之妻東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父倫君與余共事
蒙養齋嘗屬余擇師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風節著中朝膏
澤溥吳郡余義不得辭惟是婦殉其夫事跡多同隆德
之妻所異於官爾佳氏者惟俟閒自經彼則飲藥而眾
不能遏耳欲獨爲傳非衍以膚語不能成章竊念人紀
者政教之本也閨門者人紀之源也二三同好家人之
淳德異烈可傳者已得數人則不接於余之耳目者可
知矣遭變而著名者如此則安常履順篤厚於人紀周
浹於禮意者可知矣隆德繫近

天潢故東鄂氏得荷

國恩施表其餘皆故家卿族能致高賢名輩之表誌以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三

發揚於遠邇則窮巷闔門艱貞苦恨而湮滅於無聞者
更不知其幾矣故凡數所見而備論之以昭國家風
教之盛俾達於史官得據爲列女傳之總序焉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興單生作哲緘
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念幼隨先
君子播遷隱閔先兄歎余曰此二親之窮於命也而於
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
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當
吾之世志行越眾者三人睢州湯潛庵之母爲流賊所

勝關西李中孚之父糜爛於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
毋改適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毋之妹招魂而歸蓋
功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
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之行生
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余更酷矣生
無兄弟自今以往卽速致要津贏資聚以爲妻子之光
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
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
其功識猶患淺抗其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
然後可繼三君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
以沒世也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書後

三

題黃玉圃夢歸圖

癸亥秋玉圃過潭上出此圖索題別後不忍更展故底
滯踰年以書來速嗟乎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而古稱倍親而仕蓋旣承國事則此身非親所獨
有故有四牡之詩有奉使聞喪之禮皆人子所不忍言
故曾閔之徒必不可強以仕也玉圃家京師仕不離親
其復起也觀察河南故思歸之切形於夢志以圖若余
則弱冠飢驅幾二十年難後蒙

恩供奉內廷每歲首夏辭老母出塞迫冬始歸玉圃之
夢乃余旬月中數見而不可以數計者也尙忍題斯圖
哉玉圃終其身常依二親適守官在外而不得視太夫

人含殮。余則竟世栖栖。依親日甚少。而老母之終。會當反役。蓋所遭各有發不發焉。然余惟塞上之行。爲承公事。回思少壯。徒以奔走衣食。孤行遠游。爲父母憂。歲時伏臘。春秋佳日。奉觴御食。而親色笑者。蓋無幾焉。撫心更何以自解邪。故書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圃之悲。乾隆九年孟秋朔後三日望溪方苞撰。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畱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命反命而特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題跋

三

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遭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巖巖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己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志在竭忠。而窮於効忠之無路。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

死而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媚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
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
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
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况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
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
不服念哉

望溪先生文集

卷五

題跋

五

